

# 《开天辟地》找演员

胡立德

我的北京好友发来一篇介绍演员王震的文章，王震是扮演青年毛泽东的第一位演员，文章中当然会提到我。但文中写得不是很准确。比如我从来没有说过，找过21个演毛泽东的，也并不是看了照片，就打电话让王震来上海试镜头的。再说，王震在电影《开天辟地》中，成功地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形象，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晶。我觉得我不能沉默，得把当年找《开天辟地》一群演员的事，特别是如何找到王震的事写出来，以正视听。

1989~1990年那会，上海的领导认为，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，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，有义务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反映在电影银幕上，呈现给全国人民，同时也是给建党七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。当时全国没有人演过青年毛泽东，所以，找这个演员最难。而那个年代，形似是最基本的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在全国范围内找，每到一个剧团先看档案，一个不漏。北京剧团演员最多，有国家级的（如中国青艺、中央实验话），有北京人艺，还有部

队系统的、行业系统的，所以我在北京最花力气。不过，我第一个找的演员是韩适，上海人，曾在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《大渡河》里扮演中年、40岁左右的毛泽东。这时的韩适，在上海杨浦区开了个饭店，饭店不小，门口还停了一个蒸汽火车头，饭店里还有老年爵士乐队演奏爵士音乐。韩适很客气地接待了我，他已是中年人，小腹略微隆起，有点发福，待人接物很成熟干练。我想，韩适适，因为建党那年毛泽东才28岁，正如他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所写的，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，所以演青年毛泽东的演员，首先眉宇间要有英武之气。于是我放弃了，韩适也认为自己不合适演青年毛泽东。

茫茫人海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第一位演青年毛泽东的演员。这时候，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寄来照片“毛遂自荐”，有些外形有点像的，但气质上都不行。有领导说过，演毛泽东的青年演员一定要找好，找好了就成功一半，所以我坚持高标准，愿意踏破铁鞋。北京是个宝藏之地，一定得好好开掘。我先到了北京人艺，在这里见到了吴刚。

吴刚当时的知名度不如今天这么高，但也是“小荷已露尖尖角”了。我觉

得他可以演青年毛泽东，于是请他去上海试镜（试化妆造型和演技能力）。这年，吴刚28岁。跟吴刚谈定后，我在北京继续找合适人选。一天，我来到中央实验话剧院，在翻阅演员档案时，看到了王震的照片。他的脸型轮廓、眉眼五官跟青年毛泽东接近，如果加上化妆，可以非常相似。王震是杭州人，原是北京市红旗越剧团演员，因剧团解散而转入中央实验话剧院，当时他话剧演出的实践还不多，这是我的隐忧。但他形象条件好，我必须跟他见上一面。于是在话剧院的后院我们见了面，叙谈中我着意观察，他面带笑容，谦逊近人，但不乏自信心和上进心。我对他有点好感了。王震30岁，正当年。谈话最后，我让王震站起

来，个头也好。我端详了一会，手一指王震，说了句：“你可以演毛泽东。”我让他等消息。

过了几天，先是吴刚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，经过上影厂优秀化妆师沈东生、殷丽华的塑形，还是挺像的。接下来试戏，拍录像，吴刚的才能展示无遗，我个人觉得，他扮演的毛泽东除了英武之气外，还多了一份飘逸和潇洒。导演李歇浦对吴刚很满意，让他返京后暂时不要接其他演出，等待我们的通知。但是，当时北京人艺有一次赴日本演出任务，估计吴刚很难推却，就随团去日本演出了。李歇浦十分着急。我告诉李，你不要急，我还有一个人选，从形似的条件讲，比吴刚更合适。我把王震的情况向李歇浦作了介绍。这样，我立即通知王震来上海试镜。

王震进了上影，各位知道最欣喜的是谁吗？是化妆师沈东生、殷丽华。尤其是性格外向、有啥说啥的“百灵鸟”殷丽华，认为王震的外形条件太好

了。他俩拿着青年毛泽东的照片，仔细研究，极为认真地为王震化妆，毛泽东天庭饱满，王震不够。两位化妆师不是简单地用剃刀剃去头发，因为那样头皮会发青，会有化妆的痕迹，他俩用细小的镊子钳一根根地拔头发。王震的眉毛比青年毛泽东要浓密些，也是用镊子钳一根根地拔稀。王震可没少吃苦，他的额头、眉尖都渗出了血珠，他一声也不吭。化妆师沈东生、殷丽华甚至细致到调整了王震眉毛的走向，加深了眉

弓的轮廓，增加了双眼皮的角度，抬高内眼角，放低外眼角，使双目显得平和，然后稍稍增宽了王震的嘴唇，修饰了鼻翼。造型出来后，那个像啊，太成功了！化妆师第一个兴奋！沈东生是有所控制的，殷丽华则是奔腾雀跃的。我们试了戏，拍摄了录像，把照片、视频向各级领导汇报。两位化妆师极力推荐，导演李歇浦拍板，领导也给以肯定。就这样，王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出演青年毛泽东的人。我呢，笨路蓝缕，是个发现者吧；沈东生和

殷丽华，是成功和优秀的塑形者，功不可没；还要感谢李歇浦导演的决断，之后在荧光灯前，李导演对王震的表演有很多的指导，而王震本人既有灵气，又十分努力，各种积极因素的合力，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扮演青年毛泽东演员的诞生！

夏日到玉环，榕树一片碧绿，树形阔大，如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，老树有锈褐色气根垂下，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。玉环气候温和，连红毛羊蹄甲都能生长，这是中国南方特有的花树。

前些年，经常出差，有一次，路过玉环的一条老街，看到红毛羊蹄甲的花树下停着一辆豪车，南风吹过，花朵纷纷落下，像结婚时童子撒的花。我喜欢红毛羊蹄甲的花名，如五言绝句，自带诗意。我跟玉环朋友道，这五字，配上联，对绿叶西番莲，或黄花风信子，或素色拖鞋兰，都很美。朋友笑道，什么西番莲、风信子、拖鞋兰，我觉得配钉螺酸菜煲最好。彼时，我与她在路边的咖啡馆小坐，叫了两杯咖啡，点了几个小菜，那道钉螺酸菜煲刚端上来。

## 长脚螺蛳滋味长

王寒

走，不愿意的人，命运拖着长。长螺生长在海水边的浅水区，常埋于泥沙中。海边长大的孩子，只要瞄一眼泥沙中的洞穴，就能知道洞里有没有长螺。早年海边长螺旺发，我也去捡拾过，勤快的渔民一天可以捡个百来斤。

夏秋台风季，风把树枝吹得像喝醉了酒似的东倒西歪，长螺常被翻上沙滩，故它又被叫成台风螺。渔民心里有数，当海滩上出现密密麻麻的长螺，再看天边乌云翻滚，知是台风将至，赶紧将船靠岸，回家歇息。待风平浪静时，再出海。

长螺吃之前，清水静养，吐净泥沙，再用刀把轻砸它的尾部，螺尾即断。

夏末长螺最是爽脆，是极好的过酒菜。酱爆、清煮（原汁）、煲汤，味道都很好。酱爆的话，油热后，加入姜丝、红辣椒段、蒜瓣，爆出香辣味，再倒入长螺，加调料和水，焖煮片刻，至螺口上的厣脱落，马上起锅，鲜香浓郁，连螺壳都可以吸吮过饭。

清煮比酱爆省事，水烧热，哗啦啦倒入长螺，加盐，撒葱花，有别样的清鲜。

爱喝酒的人，最爱带壳的螺呀贝呀，藤壶、芝麻螺、辣螺、花螺、长螺、海瓜子、花甲、血蛤，是最常见的下酒菜。夏夜排档，三两散客，叫上几听扎啤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嗨一场。长螺价格最是便宜，螺肉鲜美有嚼头，会不知不觉干掉好几盘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是外地嫁过来的，在她老家安徽，带壳的食物只有淡水螺蛳，没想到沿海人家，餐餐都有硬壳螺，不是贝呀就是螺，她第一次见人吃长螺是在单位食堂。对面坐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纯爷们，一直使出吃奶的劲想把长螺里的肉吸出来，一米八的大男人吸得两颊深深地陷进去，吃得脸红脖子粗，这一幕把她看呆了。多年后跟我讲起这个细节，她还咯咯笑个不停。

前几天的“小兵张嘎之父”——《小兵张嘎》小说原著作者徐光耀先生刚过完99岁生日，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百岁作家。通过其生活助理海燕的微信视频，我和老先生聊了七八十分钟。老爷子靠在病房的沙发上，口齿清晰、思维敏捷，不失一代文坛大家的儒雅。

两年前，徐光耀先生在赠送我的散文集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扉页里写道：“祝成伟小友界无无限、心怀万物、前途似锦！”还在《小兵张嘎》扉页上祝福我的孩子们：“祝川川、豆豆两位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！”落款为“九十七岁徐光耀”。当时，细心体贴的海燕还把他签字捧书的照片拍给了我，先生依然清瘦矍铄温和宁静。那时，我的散文集即将出版，他还特别写道：“祝成伟《陪你山河万里》出版面世！”对一个青年写作后辈来说，这是永世的勉励和珍藏。



国色天香玉堂春（中国画）张吉

时近白露。九江故人多，许多会在梦中相遇。九江旧时称浔阳，亦叫江州，是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重镇。

那年春日，大唐的顾况大人正在官署公干，16岁少年白居易求见，敬递诗稿。顾大人心烦，戏言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意思是在京城留下来可不容易啊。漫不经心地翻诗稿，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”眼睛立马亮了：“有句如此，居亦何难！”

少年一时名震京城。但白居易宣布：将暂别大唐诗坛，回家读书。他读书读出了少年头，直到32岁夺新科进士。后《观刈麦》《卖炭翁》相继问世，诗中那个“卖炭翁”就是显微镜。京城十年，写下无数关切现实、反映民生之诗。这扯疼了唐宪宗的神经，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。离开京城那天，他的《长恨歌》久久回响，这是他留给长安的印象。

只身来到江州，白居易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。有朋自远方来，生活还有一丝暖意。深秋之夜，白居易在江边小船上备下宴席，为友夜行。酒酣兴尽之时，两人隐隐听到，从另一艘船里传来袅袅琵琶声。弦声连漪般蔓延，一下一下，敲打着白居易的心，让其与友逐乐声而去。琵琶女邀其上船，调整琴弦三两声。或许是白居易欣赏乐曲时沉醉的神情，让她看到了“知音”两个字的存在，琵琶女对白居易敞开了心扉……他陷入无法自拔的沉思，痛饮一杯酒，挥笔写下《琵琶行》。灵魂的表达余音袅袅，从此浩荡长江边生长出一座琵琶亭。

生于庐山脚下的陶渊明也是我挚爱的文士。他为浔阳柴桑人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，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，归

了。他俩拿着青年毛泽东的照片，仔细研究，极为认真地为王震化妆，毛泽东天庭饱满，王震不够。两位化妆师不是简单地用剃刀剃去头发，因为那样头皮会发青，会有化妆的痕迹，他俩用细小的镊子钳一根根地拔头发。王震的眉毛比青年毛泽东要浓密些，也是用镊子钳一根根地拔稀。王震可没少吃苦，他的额头、眉尖都渗出了血珠，他一声也不吭。化妆师沈东生、殷丽华甚至细致到调整了王震眉毛的走向，加深了眉

弓的轮廓，增加了双眼皮的角度，抬高内眼角，放低外眼角，使双目显得平和，然后稍稍增宽了王震的嘴唇，修饰了鼻翼。造型出来后，那个像啊，太成功了！化妆师第一个兴奋！沈东生是有所控制的，殷丽华则是奔腾雀跃的。我们试了戏，拍摄了录像，把照片、视频向各级领导汇报。两位化妆师极力推荐，导演李歇浦拍板，领导也给以肯定。就这样，王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出演青年毛泽东的人。我呢，笨路蓝缕，是个发现者吧；沈东生和

殷丽华，是成功和优秀的塑形者，功不可没；还要感谢李歇浦导演的决断，之后在荧光灯前，李导演对王震的表演有很多的指导，而王震本人既有灵气，又十分努力，各种积极因素的合力，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扮演青年毛泽东演员的诞生！

夏日到玉环，榕树一片碧绿，树形阔大，如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，老树有锈褐色气根垂下，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。玉环气候温和，连红毛羊蹄甲都能生长，这是中国南方特有的花树。

前些年，经常出差，有一次，路过玉环的一条老街，看到红毛羊蹄甲的花树下停着一辆豪车，南风吹过，花朵纷纷落下，像结婚时童子撒的花。我喜欢红毛羊蹄甲的花名，如五言绝句，自带诗意。我跟玉环朋友道，这五字，配上联，对绿叶西番莲，或黄花风信子，或素色拖鞋兰，都很美。朋友笑道，什么西番莲、风信子、拖鞋兰，我觉得配钉螺酸菜煲最好。彼时，我与她在路边的咖啡馆小坐，叫了两杯咖啡，点了几个小菜，那道钉螺酸菜煲刚端上来。

在玉环乃至更南一些的温州，咖啡与钉螺混搭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是茶座和咖啡吧的标配。温州台州人民讲究实际，咖啡馆，无非是换个场所做生意，一杯咖啡，几个小菜，且吃且聊，加深了友谊，填饱了肚子，顺便谈成了一单生意。

温州俗称的钉螺，并非传播血吸虫病的元凶，那也叫钉螺，长在南方的水田中，“绿水青山任自由，华佗无奈小虫何”中的小虫就是它。温州人口中的钉螺，生活在海水中，在我老家，叫长脚螺蛳，又称长螺。在一众土肥圆的螺中，它身材高挑，长如竹竿。

长螺还有个名，叫九层螺，螺身凸圆，细细数来，有一二十层，体态细长如锥，故大名鼎鼎。圆顶宝塔五六层，和尚出山慢步行；一把团扇半遮面，听见人来就关门，谜底就是它。长螺在童年时，以肉足撑着螺壳走路，仿佛杂技团的拿大顶，后来螺壳越来越长，只好拖着长长的螺壳行走，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说的一句话——愿意走的人，命运领着

得阳江畔寻故人  
管苏清

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。追求自由的人格，千百年来，他的品格，他的诗歌，他的田园，连同他的悠然，谁能忘怀呢？

穿越至宋，想到黄庭坚。其生前与苏轼齐名。幼年便聪颖过人，读书数遍就能背诵，世人誉之“千里之才”。公元1067年，考中进士。苏轼见其诗文曰：超凡绝尘，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，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。

黄庭坚的书法也是了得，擅长行、草书。作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受苏轼书法影响大。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，二人交谊师友之间。于京口见断崖《瘿鹤铭》之后，黄庭坚倾力揣摩师习，促进了长枪大戟、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，开创出中国草书又一新境界。黄庭坚纪念馆建于修水城南，馆内有其书法碑刻，让人赏读，不忍离去。

“教授之教授”陈寅恪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……一长串的名字，皆可成为九江代名词。

江水滔滔，不绝如斯。动人的人自有光芒，将一条大江照耀得如此星光灿烂！

了。他俩拿着青年毛泽东的照片，仔细研究，极为认真地为王震化妆，毛泽东天庭饱满，王震不够。两位化妆师不是简单地用剃刀剃去头发，因为那样头皮会发青，会有化妆的痕迹，他俩用细小的镊子钳一根根地拔头发。王震的眉毛比青年毛泽东要浓密些，也是用镊子钳一根根地拔稀。王震可没少吃苦，他的额头、眉尖都渗出了血珠，他一声也不吭。化妆师沈东生、殷丽华甚至细致到调整了王震眉毛的走向，加深了眉

弓的轮廓，增加了双眼皮的角度，抬高内眼角，放低外眼角，使双目显得平和，然后稍稍增宽了王震的嘴唇，修饰了鼻翼。造型出来后，那个像啊，太成功了！化妆师第一个兴奋！沈东生是有所控制的，殷丽华则是奔腾雀跃的。我们试了戏，拍摄了录像，把照片、视频向各级领导汇报。两位化妆师极力推荐，导演李歇浦拍板，领导也给以肯定。就这样，王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出演青年毛泽东的人。我呢，笨路蓝缕，是个发现者吧；沈东生和

殷丽华，是成功和优秀的塑形者，功不可没；还要感谢李歇浦导演的决断，之后在荧光灯前，李导演对王震的表演有很多的指导，而王震本人既有灵气，又十分努力，各种积极因素的合力，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扮演青年毛泽东演员的诞生！

夏日到玉环，榕树一片碧绿，树形阔大，如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，老树有锈褐色气根垂下，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。玉环气候温和，连红毛羊蹄甲都能生长，这是中国南方特有的花树。

前些年，经常出差，有一次，路过玉环的一条老街，看到红毛羊蹄甲的花树下停着一辆豪车，南风吹过，花朵纷纷落下，像结婚时童子撒的花。我喜欢红毛羊蹄甲的花名，如五言绝句，自带诗意。我跟玉环朋友道，这五字，配上联，对绿叶西番莲，或黄花风信子，或素色拖鞋兰，都很美。朋友笑道，什么西番莲、风信子、拖鞋兰，我觉得配钉螺酸菜煲最好。彼时，我与她在路边的咖啡馆小坐，叫了两杯咖啡，点了几个小菜，那道钉螺酸菜煲刚端上来。

在玉环乃至更南一些的温州，咖啡与钉螺混搭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是茶座和咖啡吧的标配。温州台州人民讲究实际，咖啡馆，无非是换个场所做生意，一杯咖啡，几个小菜，且吃且聊，加深了友谊，填饱了肚子，顺便谈成了一单生意。

温州俗称的钉螺，并非传播血吸虫病的元凶，那也叫钉螺，长在南方的水田中，“绿水青山任自由，华佗无奈小虫何”中的小虫就是它。温州人口中的钉螺，生活在海水中，在我老家，叫长脚螺蛳，又称长螺。在一众土肥圆的螺中，它身材高挑，长如竹竿。

长螺还有个名，叫九层螺，螺身凸圆，细细数来，有一二十层，体态细长如锥，故大名鼎鼎。圆顶宝塔五六层，和尚出山慢步行；一把团扇半遮面，听见人来就关门，谜底就是它。长螺在童年时，以肉足撑着螺壳走路，仿佛杂技团的拿大顶，后来螺壳越来越长，只好拖着长长的螺壳行走，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说的一句话——愿意走的人，命运领着

了。他俩拿着青年毛泽东的照片，仔细研究，极为认真地为王震化妆，毛泽东天庭饱满，王震不够。两位化妆师不是简单地用剃刀剃去头发，因为那样头皮会发青，会有化妆的痕迹，他俩用细小的镊子钳一根根地拔头发。王震的眉毛比青年毛泽东要浓密些，也是用镊子钳一根根地拔稀。王震可没少吃苦，他的额头、眉尖都渗出了血珠，他一声也不吭。化妆师沈东生、殷丽华甚至细致到调整了王震眉毛的走向，加深了眉

弓的轮廓，增加了双眼皮的角度，抬高内眼角，放低外眼角，使双目显得平和，然后稍稍增宽了王震的嘴唇，修饰了鼻翼。造型出来后，那个像啊，太成功了！化妆师第一个兴奋！沈东生是有所控制的，殷丽华则是奔腾雀跃的。我们试了戏，拍摄了录像，把照片、视频向各级领导汇报。两位化妆师极力推荐，导演李歇浦拍板，领导也给以肯定。就这样，王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出演青年毛泽东的人。我呢，笨路蓝缕，是个发现者吧；沈东生和

殷丽华，是成功和优秀的塑形者，功不可没；还要感谢李歇浦导演的决断，之后在荧光灯前，李导演对王震的表演有很多的指导，而王震本人既有灵气，又十分努力，各种积极因素的合力，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扮演青年毛泽东演员的诞生！

夏日到玉环，榕树一片碧绿，树形阔大，如一把遮天蔽日的大伞，老树有锈褐色气根垂下，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。玉环气候温和，连红毛羊蹄甲都能生长，这是中国南方特有的花树。

“小兵张嘎之父”的赠言  
王成伟

晚上得到通知，可以采访先生了。我赶紧带着摄像师，跑到路边买了果篮和鲜花，打车飞奔向医院。

抵达时才发现，医院就在我们入住的酒店附近。乘电梯来到病房，先生和护理人员已经在静静地等我们了。先生精神矍铄，身形清瘦，眼神清澈温和，充满哲人的通透和光芒。我明白，这是一位十三岁就参加八路军，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朝鲜战争等上百次战役，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过，也经受过磨难，最终以《平原烈火》《小兵张嘎》等名著影响中国几代人的文坛大家。他走过沧桑岁月，陪伴共和国的建立、成长、发展。他那

泰然淡定的神态，来自血雨腥风、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后拨云见日的生命沉淀。他本人就是新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坐标。

我没料到，九十五岁的大作家徐光耀先生竟然如此谦逊和善。他的神态语气让我想起巴金、叶圣陶等书本里的那些文坛泰斗，尽管我并没见过他们。

我很惊讶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口齿还如此清晰流利，措辞还如此精准自然，思维还如此缜密敏捷，即使面对摄像机，依然坦然自若，挥洒自如，真不愧为见证过历史风云。采访结束，我们轮番与徐老合影留念，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向不爱合影的摄像师也急切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拥有一张与徐老的单独照！”

离开时，夜色阑珊，我们像做了场梦。摄像师长吁一口气，按着胸口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跨世纪的风云人物！”谁不是这么想的呢。第二天，河北当地的几位作家朋友说，徐老他们的国宝，他们自己人想见一面也很难呢。

明日起请看一组《开学啦》，责编沈琦华。

签名本的故事  
责编：郭影

泰然淡定的神态，来自血雨腥风、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后拨云见日的生命沉淀。他本人就是新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坐标。

我没料到，九十五岁的大作家徐光耀先生竟然如此谦逊和善。他的神态语气让我想起巴金、叶圣陶等书本里的那些文坛泰斗，尽管我并没见过他们。

我很惊讶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口齿还如此清晰流利，措辞还如此精准自然，思维还如此缜密敏捷，即使面对摄像机，依然坦然自若，挥洒自如，真不愧为见证过历史风云。采访结束，我们轮番与徐老合影留念，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向不爱合影的摄像师也急切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拥有一张与徐老的单独照！”

离开时，夜色阑珊，我们像做了场梦。摄像师长吁一口气，按着胸口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跨世纪的风云人物！”谁不是这么想的呢。第二天，河北当地的几位作家朋友说，徐老他们的国宝，他们自己人想见一面也很难呢。

明日起请看一组《开学啦》，责编沈琦华。

签名本的故事  
责编：郭影

泰然淡定的神态，来自血雨腥风、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后拨云见日的生命沉淀。他本人就是新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坐标。

我没料到，九十五岁的大作家徐光耀先生竟然如此谦逊和善。他的神态语气让我想起巴金、叶圣陶等书本里的那些文坛泰斗，尽管我并没见过他们。

我很惊讶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口齿还如此清晰流利，措辞还如此精准自然，思维还如此缜密敏捷，即使面对摄像机，依然坦然自若，挥洒自如，真不愧为见证过历史风云。采访结束，我们轮番与徐老合影留念，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向不爱合影的摄像师也急切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拥有一张与徐老的单独照！”

泰然淡定的神态，来自血雨腥风、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后拨云见日的生命沉淀。他本人就是新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坐标。

我没料到，九十五岁的大作家徐光耀先生竟然如此谦逊和善。他的神态语气让我想起巴金、叶圣陶等书本里的那些文坛泰斗，尽管我并没见过他们。

我很惊讶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口齿还如此清晰流利，措辞还如此精准自然，思维还如此缜密敏捷，即使面对摄像机，依然坦然自若，挥洒自如，真不愧为见证过历史风云。采访结束，我们轮番与徐老合影留念，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向不爱合影的摄像师也急切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拥有一张与徐老的单独照！”

离开时，夜色阑珊，我们像做了场梦。摄像师长吁一口气，按着胸口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跨世纪的风云人物！”谁不是这么想的呢。第二天，河北当地的几位作家朋友说，徐老他们的国宝，他们自己人想见一面也很难呢。

明日起请看一组《开学啦》，责编沈琦华。

签名本的故事  
责编：郭影

泰然淡定的神态，来自血雨腥风、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后拨云见日的生命沉淀。他本人就是新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坐标。

我没料到，九十五岁的大作家徐光耀先生竟然如此谦逊和善。他的神态语气让我想起巴金、叶圣陶等书本里的那些文坛泰斗，尽管我并没见过他们。

我很惊讶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口齿还如此清晰流利，措辞还如此精准自然，思维还如此缜密敏捷，即使面对摄像机，依然坦然自若，挥洒自如，真不愧为见证过历史风云。采访结束，我们轮番与徐老合影留念，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向不爱合影的摄像师也急切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拥有一张与徐老的单独照！”

离开时，夜色阑珊，我们像做了场梦。摄像师长吁一口气，按着胸口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跨世纪的风云人物！”谁不是这么想的呢。第二天，河北当地的几位作家朋友说，徐老他们的国宝，他们自己人想见一面也很难呢。

明日起请看一组《开学啦》，责编沈琦华。

签名本的故事  
责编：郭影

泰然淡定的神态，来自血雨腥风、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后拨云见日的生命沉淀。他本人就是新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坐标。

我没料到，九十五岁的大作家徐光耀先生竟然如此谦逊和善。他的神态语气让我想起巴金、叶圣陶等书本里的那些文坛泰斗，尽管我并没见过他们。

我很惊讶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口齿还如此清晰流利，措辞还如此精准自然，思维还如此缜密敏捷，即使面对摄像机，依然坦然自若，挥洒自如，真不愧为见证过历史风云。采访结束，我们轮番与徐老合影留念，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向不爱合影的摄像师也急切地说：“我一定要拥有一张与徐老的单独照！”

离开时，夜色阑珊，我们像做了场梦。摄像师长吁一口气，按着胸口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跨世纪的风云人物！”谁不是这么想的呢。第二天，河北当地的几位作家朋友说，徐老他们的国宝，他们自己人想见一面也很难呢。

明日起请看一组《开学啦》，责编沈琦华。

签名本的故事  
责编：郭影